

容齋隨筆

容齋隨筆卷第八

十五則

諸葛公

諸葛孔明千載人其用兵行師皆本於仁義節制自平  
代以降未之有也蓋其操心制行一出於誠生於亂世  
躬耕壟畝使無徐庶之一言玄德之三顧則苟全性命  
不求聞達必矣其始見玄德論曹操不可與爭鋒孫氏  
可與爲援而不可圖唯荆益可以取言如著龜終身不  
易二十餘年之間君信之士大夫仰之夷夏服之敵人  
畏之上有以取信於主故玄德臨終至去嗣子不才君  
可自取後主雖庸懦無立亦舉國聽之而不疑下有以

見信於人故廢廖立而立垂泣廢李嚴而嚴致死後主  
左右姦辟側佞充塞于中而無一人有心害疾者魏盡  
據中州乘操丕積威之後猛士如林不敢西向發一矢  
以臨蜀而公六出征之使魏畏蜀如虎司馬懿案行其  
營壘處所歎爲天下奇才鍾會伐蜀使人至漢川祭其  
廟禁軍士不得近墓樵采是豈智力策慮所能致哉魏  
延每隨公出輒欲請兵萬人與公異道會于潼關公制  
而不許又欲請兵五千循秦嶺而東直取長安以爲一  
舉而咸陽以西可定史臣謂公以爲危計不用是不然  
公真所謂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方以數十萬之衆據正

道而臨有罪建旗鳴鼓直指魏都固將飛書告之擇日  
合戰豈復翳行竊步事一旦之譎以規咸陽哉司馬懿  
年長於公四歲懿存而公死纔五十四耳天不祚漢非  
人力也霸氣西南歇雄圖歷數屯杜詩盡之矣

沐浴佩玉

石駘仲卒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  
非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  
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此檀弓之文也今之爲文者  
不然必曰沐浴佩玉則非五人者如之祁子獨不可曰  
孰有執親之喪若此者乎似亦足以盡其事然古意衰

矣

談叢失實

後山陳無已著談叢六卷高簡有筆力然所載國朝事  
失於不考究多爽其實漫析數端於此其一云呂許公  
惡韓富范三公欲廢之而不能及西軍罷盡用三公及  
宋莒公夏英公于二府皆其仇也呂既老大事猶問遂  
請出大臣行三邊既建議乃數出道者院宿范公奉使  
陝西宿此院相見去去案呂公罷相詔有同議大事之  
旨公辭乃慶曆三年三月至九月致仕矣四年七月富  
范始奉使又三公入二府時莒公自在外英公拜樞密

使而中輟後二年莒方復入安有五人同時之事其二  
去杜正獻丁文簡爲河東宣撫任布之子書歷詆執  
政至去至於臣父亦出遭逢謂其非德選也杜戲丁曰  
賢郎亦要牢籠丁深銜之其後二公同在政府蘇子美  
進奏事作杜避嫌不預丁論以深文子美坐廢爲民杜  
亦罷去一言之謔貽禍如此案杜公以執政使河東時  
丁以學士爲副慶曆四年十一月進奏獄起杜在相位  
五年正月罷至五月丁公方從翰林參知政事安有深  
文論子美之說且杜公重厚當無以人父子爲謔之理  
丁公長者也肯追仇一言陷賢士大夫哉其三去張乖

崖自成都召爲參知政事既至而腦疽作求補外乃知  
杭州而疾愈上使中人往伺之言且將召也丁晉公以  
白金賂使者還言如故乃不召案張兩知成都其初還  
朝爲戶部使中丞始知杭州是時丁方在侍從其後自  
蜀知昇州丁爲三司使豈有如前所書之事其四去乖  
崖在陳聞晉公逐萊公知禍必及已乃延三大戶與之  
博出彩骰子勝其一坐乃買田宅爲歸計以自汚晉公  
聞之亦不害也案張公以祥符六年知陳州八年卒後  
五年當天禧四年寇公方罷相旋坐貶豈有所謂乖崖  
自汚之事茲四者所係不細乃誕漫如此蓋前輩不家

藏國史好事者肆意飾說爲美聽疑若可信故誤人紀述後山之書必傳於後世懼詒千載之惑予是以辨之

石砮

東坡作石砮記云禹貢荊州貢礪砥砮丹及箇輅楛梁州貢砮磬至春秋時雋集于陳廷楛矢貫之石砮長尺有咫問於孔子孔子不近取之荊梁而遠取之肅慎則荊梁之不貢此久矣顏師古曰楛木堪爲箭今幽以北皆用之以此考之用楛爲矢至唐猶然而用石爲砮則自春秋以來莫識矣案晉書挹婁傳有石砮楛矢國有山出石其利入鐵周武王時獻其矢砮魏景元末亦來



貢晉元帝中興又貢石柝後通貢於石虎虎以夸李壽者也唐書黑水靺鞨傳其矢石鏃長二寸蓋楛柝遺法然則東坡所謂春秋以來莫識恐不考耳子家有一柝正長二寸豈黑水物乎

陶淵明

陶淵明高簡閑靖爲晉宋第一輩人語其飢則簞瓢屢空餅無儲粟其寒則短褐穿結締綌冬陳其居則環堵蕭然風日不蔽窮困之狀可謂至矣讀其與子儼等疏去恨室無萊婦抱茲苦心汝等雖曰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管仲鮑叔分財無猜佗人尚爾況同父之人

哉然則猶有庶子也責子詩云雍端年十三此兩人必  
異母爾淵明在彭澤悉令公田種秫曰吾常得醉於酒  
足矣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  
秔其自叙亦云公田之利足以爲酒故便求之猶望一  
稔而逝然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即自免去職所謂  
秫秔蓋未嘗得顆粒到口也悲夫

東晉將相

西晉南度國勢至弱元帝爲中興主已有雄武不足之  
譏餘皆童幼相承無足稱算然其享國百年五胡雲擾  
竟不能窺江漢符堅以百萬之衆至於送死肥水後以

強臣擅政鼎命乃移其於江左之勢固自若也是果何術哉嘗攷之矣以國事付一相而不貳其任以外寄付方伯而不輕其權文武二柄既得其道餘皆可槩見矣百年之間會稽王昱道子元顯以宗室王敦二拒以逆取姑置勿言卞壺陸玩郗鑒陸曄王彪之坦之不任事其真託國者王導庾亮何充庾冰蔡謨殷浩謝安劉裕八人而已方伯之任莫重於荆徐荊州爲國西門刺史常都督七八州事力雄強分天下半自庾江訖于太元八十餘年荷闡寄者王敦陶侃庾氏之亮翼桓氏之溫豁沖石民八人而已非終於其軍不輒易將士服習於

下敵人畏敬於外非忽去忽來兵不適將將不適兵之比也頃嘗爲

主上論此蒙欣然領納特時有不同不能行爾

### 賞魚袋

衡山有唐開元二十年所建南岳真君碑衡州司馬趙頤貞撰荆府兵曹蕭誠書末去別駕賞魚袋上柱國光大旼賞魚袋之名不可曉它處未之見也

### 浯溪留題

永州浯溪唐人留題頗多其一去太僕卿分司東都韋瓘大中二年過此余大和中以中書舍人謫官康州逮

今十六年去冬罷楚州刺史今年二月有桂林之命纔  
經數月又蒙除替行次靈川聞改此官分司優閑誠爲  
忝幸案新唐書瓘仕累中書舍人與李德裕善李宗閔  
惡之德裕罷相貶爲明州長史終桂管觀察使以題名  
證之乃自中書謫康州又不終於桂史之誤如此瓘所  
稱十六年前正當大和七年是時德裕方在相位八年  
十一月始罷然則瓘之去國果不知坐何事也

皇甫湜詩

皇甫湜李翱雖爲韓門弟子而皆不能詩浯溪石間有  
湜一詩爲元結而作其詞去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碎

然長於指叙約潔多餘態心語適相應出句多分外於  
諸作者間技戟成一隊中行雖富劇粹美君可蓋子昂  
感遇佳未若君雅裁退之全而神上與千年對李杜才  
海翻高下非可槩文於一氣間爲物莫與大先王路不  
荒豈不仰吾輩石屏立衙衙溪口揚素瀨我思何人知  
徙倚如有待味此詩乃論唐人文章耳風格殊無可采  
也

人物以義爲名

人物以義爲名者其別最多仗正道曰義義師義戰是  
也衆所尊戴者曰義義帝是也與衆共之曰義義倉義

社義田義學義役義井之類是也至行過人曰義義士  
義俠義姑義夫義婦之類是也自外入而非正者曰義  
義父義兒義兄弟義服之類是也衣裳器物亦然在首  
曰義髻在衣曰義欄義領合中小合曰義子之類是也  
合衆物爲之則有義漿義墨義酒禽畜之賢則有義犬  
義鳥義鷹義鶻

人君壽考

三代以前人君壽考有過百年者自漢晉唐三國南北  
下及五季凡百三十六君唯漢武帝吳大帝唐高祖至  
七十一玄宗七十八梁武帝八十三自餘至五六十者

亦鮮即此五君而論之梁武召侯景之禍幽辱告終旋以亡國玄宗身致大亂播遷失意飲恨而沒享祚久長翻以爲害固已不足言漢武末年巫蠱事起自皇太子公主皇孫皆不得其死悲傷愁沮羣臣上壽拒不舉觴以天下付之八歲兒吳大帝廢太子和殺愛子魯王霸唐高祖以秦王之故兩子十孫同日併命不得已而禪位其方寸爲如何然則五君者雖有崇高之位享耆耄之壽竟何益哉若

光堯太上皇帝之福真可於天人中求之

韓文公佚事



韓文公自御史貶陽山新舊二唐史皆以爲坐論宮市  
事案公赴江陵塗中詩自叙此事甚詳去是年京師旱  
田畝少所收有司恤經費未免煩誅求傳聞閭里間赤  
子棄渠溝我時出衢路餓者何其稠適會除御史誠當  
得言秋拜疏移閣門爲忠寧自謀上陳人疾苦無令絕  
其喉下言畿甸內根本理宜優積雪驗豐熟幸寬待蠶  
麤天子惻然感司空歎綢繆謂言即施設乃反遷炎洲  
皇甫湜作公神道碑云關中旱饑人死相枕藉吏刻取  
恩先生列言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請寬民徭而免田租  
專政者惡之遂貶然則不因論宮市明甚碑又書三事

去公爲河南令魏鄆幽鎮各爲留邸貯潛卒以橐罪亡  
公將擿其禁斷民署吏俟旦發留守尹大恐遽止之是  
後鄆邸果謀反將屠東都以應淮蔡及從討元濟請於  
裴度須精兵千人間道以入必擒賊未及行李愬自文  
城夜入得元濟三軍之士爲公恨復謂度曰今藉聲勢  
王承宗可以辭取不煩兵矣得柏耆口授其詞使者執  
筆書之持以入鎮州承宗遂割德棣二州以獻李翱作  
公行狀所載略同而唐書並逸其事且以鎮州之功專  
歸柏耆豈非未嘗見湜文集乎資治通監亦僅言耆以  
策于愈愈爲白度爲書遣之耳

論韓公文

劉夢得李習之皇甫持正李漢皆稱誦韓公之文各極其摯劉之語云高山無窮大華削成人文無窮夫子挺生鸞鳳一鳴蝸蟻革音手持文柄高視寰海權衡低昂瞻我所在三十餘年聲名塞天習之云建武以還文卑質喪氣萎體敗剝剝不讓撥去其華得其本根包劉越羸並武同舛六經之風絕而復新學者有歸大變于文又云公每以為自揚雄之後作者不出其所為文未嘗効前人之言而固與之並後進之士有志於古文者莫不視以為法皇甫云先生之作無圓無方主是歸工抉

經之心執聖之權尚友作者跋邪舐異以扶孔子存皇  
之極茹古涵今無有端涯鯨鏗春麗驚耀天下粟密窈  
眇章妥句適精能之至鬼入神出姬氏以來一人而已  
又去屬文意語天出業孔子孟軻而侈其文焯焯烈烈  
爲唐之章又去如長江秋注千里一道然施於灌激或  
爽於用此論似爲不知公者漢之語去詭然而蛟龍翔  
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  
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是四人者所以推高  
韓公可謂盡矣及東坡之碑一出而後衆說盡廢其略  
去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

地之化關盛衰之運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歷唐正觀  
開元而不能救獨公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  
於正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豈非參天地而獨  
存者乎騎龍白雲之詩蹈厲發越直到雅頌所謂若捕  
龍蛇搏虎豹者大哉言乎

治生從宦

韓詩曰居閑食不足從仕力難任兩事皆害性一生常  
苦心然治生從宦自是兩塗未嘗有兼得者張釋之以  
貲爲郎十年不得調曰久官減兄仲之產不遂欲免歸  
司馬相如亦以訾爲郎因病免家貧無以自業至從故

人於臨邛及歸成都家徒四壁立而已

### 真宗末年

真宗末年屬疾每視朝不多語言命令間或不能周審前輩雜傳記多以爲權臣矯制而非也錢文僖在翰林有天禧四年筆錄紀逐日瑣細家事及一時奏對并它所聞之語今略載於此寇萊公罷相之夕錢公當制上問與何官得錢奏云王欽若近出除太子太保上曰近上是甚云太子太傅上曰與太子太傅又云更與一優禮錢奏但請封國公而已時樞密有五員而中書只參政李迪一人後月餘召學士楊大年宣云馮拯與吏書

李迪更侍更無它言楊奏若只轉官合中書命詞唯樞密使平章事却學士院降制上云與樞密使平章事楊亦憂慮而不復審退而草制以迪爲吏部侍郎集賢相拯爲樞密相又四日召知制誥晏殊殊退乃召錢上問馮拯如何商量錢奏外論甚美只爲密院却有三真正使三真正副使中書依舊一真正此外人疑訝上云如何安排錢奏若却令拯入中書即是彰昨來錯誤但於曹利用丁謂中選一人過中書即並不妨事上云誰得錢奏丁謂是文官合入中書上云入中書遂奏授同平章事又奏兼玉清宮使又奏兼昭文國史又乞加曹利用

平章事上去與平章事案此際大除拜本

真宗啓

其端至於移改曲折則其柄乃係詞臣可以舞文容姦  
不之覺也寇公免相四十日周懷政之事方作溫公記  
聞蘇子由龍川志范蜀公東齋記事皆誤以爲因懷政  
而罷非也予嘗以錢錄示李燾燾采取之又誤以召晏  
公爲寇罷之夕亦非也

容齋隨筆卷第八





容齋隨筆卷第九 二十八則

霍光賞功

漢武帝外事四夷出爵勸賞凡將士有軍功無問貴賤未有不封侯者及昭帝時大鴻臚田廣明平益州夷斬首捕虜三萬但賜爵關內侯蓋霍光爲政務與民休息故不欲求邊功益州之師不得已耳與唐宋璟抑郝靈佺斬默啜之意同然數年之後以范明友擊烏桓傅介子刺樓蘭皆即侯之則爲非是蓋明友光女婿也

尺捶取半

莊子載惠子之語曰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雖



爲寓言然此理固具蓋但取其半正碎爲微塵餘半猶存雖至於無窮可也特所謂卵有毛雞三足大可以爲羊馬有卵火不熟龜長於蛇飛鳥之景未嘗動如是之類非詞說所能了也

漢文失材

漢文帝見李廣曰惜廣不逢時今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賈山上書言治亂之道借秦爲諭其言忠正明白不下賈誼曾不得一官史臣猶贊美文帝以爲山言多激切終不加罰所以廣諫爭之路觀此二事失材多矣吳楚反時李廣以都尉戰昌邑下顯名以梁王授廣

將軍印故賞不行武帝時五為將軍擊匈奴無尺寸功  
至不得其死三朝不遇命也夫

陳軫之說踈

戰國權謀之士游說從橫皆趨一時之利殊不顧義理  
曲直所在張儀欺楚懷王使之絕齊而獻商於之地陳  
軫諫曰張儀必負王商於不可得而齊秦合是北絕齊  
交西生秦患其言可謂善矣然至云不若陰合而陽絕  
於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地絕齊未晚是軫不深計齊  
之可絕與否但以得地為意耳及秦負約楚王欲攻之  
軫又勸曰不如因賂之以一名都與之并兵而攻齊是

我亡地於秦取償於齊也此策尤乖謬不義且秦加亡道於我乃欲賂以地齊本與國楚無故而絕之宜割地致幣卑詞謝罪復求其援而反欲攻之軫之說於是踈矣乃知魯仲連虞卿為豪傑之士非軫輩所能企及也

顏率兒童之見

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顏率請借救於齊乃詣齊王許以鼎齊為發兵救周而秦兵罷齊將求鼎周君又患之顏率復詣齊曰願獻九鼎不識何塗之從而致之齊齊王將寄徑於梁於楚率皆以為不可齊乃止戰國策首載此事蓋以為奇謀子謂此特兒童之見爾

爭戰雖急要當有信今一給齊可也獨不計後日諸侯  
來伐誰復肯救我乎疑必無是事好事者飾之爾故史  
記通監皆不取

皇甫湜正閏論

晉魏以來正閏之說紛紛前人論之多矣蓋以宋繼晉  
則至陳而無所終由隋而推之爲周爲魏則上無所起  
故司馬公於通監取南朝承晉訖于陳亡然後係之隋  
開皇九年姑藉其年以紀事無所抑揚也唯皇甫湜之  
論不然曰晉之南遷與平王避戎之事同而元魏種實  
匈奴自爲中國之位號謂之滅邪晉實未改謂之禪耶

已無所傳而往之著書者有帝元今之為錄者皆閩晉  
失之遠矣晉為宋宋為齊齊為梁江陵之滅則為周矣  
陳氏自樹而奪無容於言故自唐推而上唐受之隋隋  
得之周周取之梁推梁而上以至于堯舜為得天下統  
則陳僭於南元閩於北其不昭昭乎此說亦有理然予  
復考之滅梁江陵者魏文帝也時歲在甲戌又三年丁  
丑周乃代魏不得云江陵之滅則為周也

### 簡師之賢

皇甫持正集有送簡師序云韓侍郎貶潮州浮圖之士  
懽快以扞師獨憤起訪余求序行資適潮不顧蛇山鱷

水萬里之嶮毒若將朝得進拜而夕死者師雖佛其名而儒其行雖夷狄其衣服而人其知不猶愈於冠儒冠服朝服惑溺於經怪之說以數彞倫邪子讀其文想見簡師之賢而惜其名無傳於後世故表而出之

### 老人推恩

唐世赦宥推恩於老人絕優開元二十三年耕籍田侍老百歲以上版授上州刺史九十以上中州刺史八十以上上州司馬二十七年赦百歲以上下州刺史婦人郡君九十以上上州司馬婦人縣君八十以上縣令婦人鄉君天寶七載京城七十以上本縣令六十以上縣



丞天下侍老除官與開元等國朝之制百歲者始得初  
品官封比唐不侔矣淳熙三年以

太上皇帝慶壽之故推恩稍優遂有增年詭籍以冒榮  
命者使如唐日將如何哉

### 唐三傑

漢高祖以蕭何張良韓信爲人傑此三人者真足以當  
之也唐明皇同日拜宋璟張說源乾曜三故相官帝賦  
三傑詩自寫以賜其意蓋以比蕭張等也說與乾曜豈  
璟比哉明皇可謂不知臣矣

### 忠義出天資

忠義守節之士出於天資非關居位貴賤受恩深淺也  
王莽移漢祚劉歆以宗室之雋導之爲逆孔光以宰相  
輔成其事而龔勝以故大夫守誼以死郭欽蔣詡以刺  
史郡守栗融龔慶曹竟蘇章以儒生皆去官不仕陳咸  
之家至不用王氏臘蕭道成篡宋褚淵王儉奕世達官  
身爲帝甥主壻所以縱吏滅劉唯恐不速而死節者乃  
王蘊卜伯興黃回任侯伯之輩耳安祿山朱泚之變陳  
希烈張均張垆喬琳李忠臣皆以宰相世臣爲之丞弼  
而甄濟權臯劉海賓段秀實或以莫府小吏或以廢斥  
列卿捐身立節名震海內人之賢不肖相去何止天冠

地屨乎

劉歆不孝

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劉歆事父雖不載不孝之迹然其議論每與向異同故向拳拳於國家欲抑王氏以崇劉氏而歆乃力贊王莽唱其凶逆至爲之國師公又改名秀以應圖讖竟亦不免爲莽所誅子棻女惜皆以戮死使天道每如是不善者其知懼乎

漢法惡誕謾

李廣以私忿殺霸陵尉上書自陳謝罪武帝報之曰報

忿除害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顙請罪  
豈朕之指哉張敞殺絮舜上書曰臣待罪京兆絮舜本  
臣素所厚吏以臣有章劾當免受記考事謂臣五日京  
兆背恩忘義臣竊以舜無狀枉法以誅之臣賊殺不辜  
鞠獄故不直死無所恨宣帝引拜爲刺史漢世法令最  
惡誕謾罔上廣敞雖妄殺人一語陳情則赦之不問所  
以開臣下不敢爲欺之路也武帝待張湯非不厚及問  
魯誦居事謂其懷詐面欺殺之不貸真得御臣之法

漢官名

漢官名有不書於百官表而因事乃見者如行寃獄使

者因張敞殺絮舜而見美俗使者因何並代嚴詔而見  
河隄使者因王延世塞決河而見直指使者因暴勝之  
而見豈非因事置官事已即罷乎

### 五胡亂華

劉聰乘晉之衰盜竊中土身死而嗣滅男女無少長皆  
戕於靳準劉曜承其後不能十年身爲人禽石勒嘗盛  
矣子奪於虎虎盡有秦魏燕齊韓趙之地死不一年而  
後嗣屠戮無一遺種慕容儁乘石氏之亂跨據河山亦  
僅終其身至子而滅苻堅之興又非劉石比然不能自  
免社稷爲墟慕容垂乘苻氏之亂盡復燕祚死未期年

基業傾覆此七人者皆夷狄亂華之巨擘也而不能久  
如此今之北虜為國八十年傳數酋矣未亡何邪

石宣為彗

石虎將殺其子宣佛圖澄諫曰陛下若加慈恕福祚猶  
長若必誅之宣當為彗星下埽鄴宮虎不從明年虎死  
二年國亡晉史書之以為澄言之驗予謂此乃石氏窮  
凶極虐為天所弃豈一逆子便能上千玄象起彗乎  
宣殺其弟韜又欲行冒頓之事寧有不問之理澄言既  
妄史氏誤信而載之資治通鑑亦失於不刪也

三公改它官

國初以來宰相帶三公官居位及罷去多有改它官者  
范質自司徒侍中改太子太傅王溥自司空改太子太  
保呂蒙正自司空改太子太師是也天禧以前唯趙普  
王旦乃依舊公師仍復遷秩天聖而後恩典始隆張士  
遜致仕至以兵部尚書得太傅云

帶職致仕

熙寧以前待制學士致仕者率遷官而解其職若有疾  
就閑者亦換爲集賢院學士蓋不以近職處散地也帶  
職致仕方自熙寧中王素始後改集賢學士爲修撰政  
和中又改爲右文云

朋友之義

朋友之義甚重天下之達道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而  
至朋友之交故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天  
下俗薄而朋友道絕見於詩不信乎朋友弗獲乎上見  
於中庸孟子朋友信之孔子之志也車馬衣裘與朋友  
共子路之志也與朋友交而信曾子之志也周禮六行  
五曰任謂信於友也漢唐以來猶有范張陳雷元白劉  
柳之徒始終相與不以死生貴賤易其心本朝百年間  
此風尚存嗚呼今亡矣

高科得人



國朝自太平興國以來以科舉羅天下士士之策名前  
列者或不十年而至公輔呂文穆公蒙正張文定公齊  
賢之徒是也及嘉祐以前亦指日在清顯東坡送章子  
平序以謂

仁宗一朝十有三榜數其上之三人凡  
三十有九其不至於公卿者五人而已蓋爲士者知其  
身必達故自愛重而不肯爲非天下公望亦以鼎貴期  
之故相與愛惜成就以待其用至嘉祐四年之制前三  
名始不爲通判第一人才得評事簽判代還升通判又  
任滿始除館職王安石爲政又殺其法恩數旣削得人  
亦衰矣觀天聖初榜宋鄭公郊葉清臣鄭文肅公戩高

文莊公若訥曾魯公公亮五人連名二宰相二執政一  
三司使第二榜王文忠公堯臣韓魏公琦趙康靖公槩  
連名第二榜王宣徽拱辰劉相沆孫文懿公抃連名楊  
寘榜寘不幸即死王歧公珪韓康公絳王荆公安石連  
名劉輝榜輝不顯胡右丞宗愈安門下壽劉忠肅公摯  
章申公惇連名其盛如此治平以後第一人作侍從蓋  
可數矣

辛慶忌

漢成帝將立趙飛燕爲皇后怒劉輔直諫囚之掖廷獄  
左將軍辛慶忌等上書救輔遂得減死朱雲請斬張禹

上怒將殺之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  
狂直臣敢以死爭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慶忌此  
兩事可與汲黯王章同科班史不書於本傳但言其為  
國虎臣匈奴西域敬其威信而已方爭朱雲時公卿在  
前曾無一人助之以請為可羞也

### 楚懷王

秦漢之際楚懷王以牧羊小兒為項氏所立首尾才三  
年以事攷之東坡所謂天下之賢主也項梁之死王并  
呂臣項羽軍自將之羽不敢爭見宋義論兵事即以為  
上將軍而羽乃為次將擇諸將入關羽怨秦奮勢願與

沛公西王以羽慄悍禍賊不許獨遣沛公羽不敢違及秦既亡羽使人還報王王曰如約令沛公王關中此數者皆能自制命非碌碌孱王受令於強臣者故終不能全於項氏然遣將救趙滅秦至於有天下皆出其手太史公作史記當爲之立本紀繼於秦後迨其亡則次以漢高祖可也而乃立項羽本紀義帝之事特附見焉是直以羽爲代秦也其失多矣高祖嘗下詔以秦皇帝楚隱王亡後爲置守冢并及魏齊趙三王而義帝乃高祖故君獨缺不問豈簡策脫佚乎

范增非人傑

世謂范增爲人傑子以爲不然夷考平生蓋出戰國從橫之餘見利而不知義者也始勸項氏立懷王及羽奪王之地遷王於郴已而弑之增不能引君臣大誼爭之以死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中者王之沛公旣先定關中則當如約增乃勸羽殺之又徙之蜀漢羽之伐趙殺上將宋義增爲末將坐而視之坑秦降卒殺秦降王燒秦宮室增皆親見之未嘗聞一言也至於滎陽之役身遭反間然後發怒而去嗚呼踈矣哉東坡公論此事偉其猶未盡也

翰苑故事

翰苑故事今廢棄無餘唯學士入朝猶有朱衣院吏雙引至朝堂而止及景靈宮行香則引至立班處公文至三省不用申狀但尺紙直書其事右語云諮報尚書省伏候裁旨月日押謂之諮報此兩事僅存

唐揚州之盛

唐世鹽鐵轉運使在揚州盡幹利權判官多至數十人商賈如織故諺稱揚一益二謂天下之盛揚爲一而蜀次之也杜牧之有春風十里珠簾之句張祜詩云十里長街市井連月明橋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王建詩云夜市千燈照碧雲高樓紅袖客

紛紛如今不似時平日猶自笙歌徹曉聞徐凝詩云天  
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楊州其盛可知矣自畢師  
鐸孫儒之亂蕩爲丘墟楊行密復葺之稍成壯藩又燬  
於顯德本朝承平百七十年尚不能及唐之什一今日  
真可酸鼻也

張祜詩

唐開元天寶之盛見於傳記歌詩多矣而張祜所詠尤  
多皆它詩人所未嘗及者如正月十五夜燈云千門開  
鎖萬燈明正月中旬動帝京三百內人連袖舞一時天  
上著詞聲上巳樂云猩猩血染繫頭標天上齊聲舉畫

撓却是內人爭意切六宮紅袖一時招春鶯轉去興慶  
池南柳未開太真先把一枝梅內人已唱春鶯轉花下  
嗟嗟軟舞來又有大酺樂邠王小管李謨笛寧哥來邠  
娘羯鼓退宮人耍娘歌悖擊兒舞阿儻湯雨霖鈴香囊  
子等詩皆可補開天遺事弦之樂府也

古人無忌諱

古人無忌諱如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  
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命之哭曾子與客立  
於門側其徒有父死將出哭於巷者曾子曰反哭於爾  
次北面而弔焉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夫由賜



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哭於子貢寢門之外命子貢爲之主曰爲爾哭也來者拜之夫以國卿之寢階許外人入哭而葬已所居室而令門弟子哭其親朋友之喪而受哭於寢門之外今人必不然者也聖賢所行固爲盡禮季孫宿亦能如是以古方今相去何直千萬也

宰我不詐

宰我以三年之喪爲父夫子以食稻衣錦問之曰於女安乎曰安後人以是譏宰我謂孔門高第乃如是殊不知其由秉之言不爲詐隱所以爲孔門高第也魯悼公之喪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

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為瘠母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卑哉我則食食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謂勉強過禮也夫不情之惡賢者所深戒雖孟敬子之不臣寧廢禮食食不肯不情而為瘠蓋先王之澤未遠故不肖者亦能及之

李益盧綸詩

李益盧綸皆唐大曆十才子之傑者綸於益為內兄嘗秋夜同宿益贈綸詩曰世故中年別餘生此會同却將悲與病獨對郎陵翁綸和曰戚戚一西東十年今始同

可憐風雨夜相問兩衰翁二詩雖絕句讀之使人悽然  
皆奇作也

容齋隨筆卷第九

容齋隨筆卷第十 二十則

揚彪陳羣

魏文帝受禪欲以揚彪爲太尉彪辭曰彪備漢三公羣  
年被病豈可贊惟新之朝乃授光祿大夫相國華歆以  
形色忤旨徙爲司徒而不進爵帝又不懌以問尚書令  
陳羣曰我應天受禪相國及公獨不怡何也羣對曰臣  
與相國曾臣漢朝心雖悅喜猶義形於色夫曹氏篡漢  
忠臣義士之所宜痛心疾首縱力不能討忍復仕其朝  
爲公卿乎歆羣爲一世之賢所立不過如是彪遜詞以  
免禍亦不敢一言及曹氏之所以得蓋自黨錮禍起天

下賢士大夫如李膺范滂之徒屠戮殆盡故所存者如是而已士風不競悲夫章惇蔡京爲政欲殄滅元祐善類正士禁錮者三十年以致靖康之禍其不爲散羣者幾希矣

袁盎溫嶠

趙談常害袁盎盎兄子種曰君與闕廷辱之使其毀不用文帝出談參乘盎前曰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陛下奈何與刀鋸餘人載上笑下談談泣下車溫嶠將去王敦而懼錢鳳爲之姦謀因敦餞別嶠起行酒至鳳擊鳳幘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

不飲及發後鳳入說敦曰嶠於朝廷甚密未必可信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豈得以此便相譏貳由是鳳謀不行二者之智如此

日飲亡何

漢書爰盎傳南方卑濕君能日飲亡何顏師古注云無何言更無餘事而史記盎傳作日飲毋苛蓋言南方不宜多飲耳今人多用亡何字

爰盎小人

爰盎真小人每事皆借公言而報私怨初非盡忠一意為君上者也嘗為呂祿舍人故怨周勃文帝禮下勃何

豫益事乃有非社稷臣之語謂勃不能爭呂氏之事適  
會成功耳致文帝有輕勃心旣免使就國遂有廷尉之  
難嘗謁丞相申屠嘉嘉弗爲禮則之丞相舍折困之爲  
趙談所害故沮止其參乘素不好鼂錯故因吳反事請  
誅之蓋益本安陵羣盜宜其忤心忍戾如此死於刺客  
非不幸也

### 唐書判

唐銓選擇人之法有四一曰身謂體貌豐偉二曰言言  
辭辯正三曰書楷法適美四曰判文理優長凡試判登  
科謂之入等甚拙者謂之藍縷選未滿而試文三篇謂

之宏辭試判三條謂之拔萃中者即授官既以書為藝故唐人無不工楷法以判為貴故無不習熟而判語必駢儷今所傳龍筋鳳髓判及白樂天集甲乙判是也自朝廷至縣邑莫不皆然非讀書善文不可也宰臣每啓擬一事亦必偶數十語今鄭畋勅語堂判猶存世俗喜道瑣細遺事參以滑稽目為花判其實乃如此非若今人握筆據案只署一字亦可國初尚有唐餘波久而革去之但體貌豐偉用以取人未為至論

古彝器

三代彝器其存至今者人皆寶為奇玩然自春秋以來



固重之矣。經傳所記取郟大鼎于宋魯，以吳壽夢之鼎賄荀偃，晉賜子產莒之二方鼎，齊賂晉以紀甗玉磬，徐賂齊以甲父之鼎，鄭賂晉以襄鐘，衛欲以文之舒鼎，定之鞶鑑，納魯侯樂毅為燕，破齊祭哭，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磨室，是已。

玉蘂杜鵑

物以希見為珍，不必異種也。長安唐昌觀玉蘂，乃今場花，又名米囊黃，魯直易為山礬者。潤州鶴林寺杜鵑，乃今映山紅，又名紅躑躅者。二花在江東彌山，亘野殆與榛莽相似，而唐昌所產，至於神女下游，折花而去，以踐

玉峯之期鶴林之花至以爲外國僧鉢孟中所移上玄  
命三女下司之已踰百年終歸閬苑是不特土俗罕見  
雖神仙亦不識也王建宮詞云太儀前日暖房來囑向  
昭陽乞藥裁勅賜一窠紅躑躅謝恩未了奏花開其重  
如此蓋宮禁中亦鮮云

禮寺失職

唐開元中封孔子爲文宣王顏子爲兗公閔子至子夏  
爲侯羣弟子爲伯本朝祥符中進封公爲國公侯爲郡  
公伯爲侯紹興二十五年 太上皇帝御製贊七十  
五首而有司但具唐爵故宸翰所標皆用開元國邑其

失於考據如此今當請而正之可也紹興末胡馬飲江  
既而自斃詔加封馬當采石金山三水府太常寺按籍  
係四字王當加至六字及降告命至其處廟令以舊告  
來則已八字矣遂郡爲繳回新命而別易二美名以寵  
之禮寺之失職類此方元顏亮據淮上予從樞密行府  
於建康嘗致禱大江能令虜不得渡者當奏冊爲帝泊  
事定朝廷許如約朱丞相漢章曰四瀆當一體獨帝江  
神禮乎子曰懲勸之道人神一也彼洪河長淮受國家  
祭祀血食不爲不久當胡騎之來如行枕席唯大江滔  
滔天險坐遏巨敵之衝使其百萬束手倒戈而退此其

靈德陰功於河淮何如自五岳進冊之後今蔣廟陳果  
仁祠亦稱之江神之帝於是爲不忝矣朱公終以爲不  
可亦僅改兩字吁可惜哉

徐凝詩

徐凝以瀑布界破青山之句東坡指爲惡詩故不爲詩  
人所稱說予家有凝集觀其餘篇亦自有佳處今漫紀  
數絕于此漢宮曲云水色簾前流玉霜趙家飛燕侍昭  
陽掌中舞罷蕭聲絕三十六宮秋夜長憶揚州云蕭娘  
臉下難勝淚桃葉眉頭易得愁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  
無賴是揚州相思林云遠客遠游新過嶺每逢芳樹問

芳名長林遍是相思樹爭遣愁人獨自行翫花云一樹  
梨花春向暮雪枝殘處怨風來明朝漸校無多去看到  
黃昏不欲回將歸江外辭韓侍郎云一生所遇唯元白  
天下無人重布衣欲別朱門淚先盡白頭游子白身歸  
皆有情致宜其見知於微之樂天也但俗子妄作樂天  
詩繆爲賞激以起東坡之誚耳

### 梅花橫參

今人梅花詩詞多用參橫字蓋出柳子厚龍城錄所載  
趙師雄事然此實妄書或以爲劉無言所作也其語云  
東方已白月落參橫且以冬半視之黃昏時參已見至

丁夜則西沒矣安得將旦而橫乎秦少游詩月落參橫  
畫角哀暗香消盡令人老承此誤也唯東坡云紛紛初  
疑月挂樹耿耿獨與參橫昏乃為精當老杜有城擁朝  
來客天橫醉後參之句以全篇攷之蓋初秋所作也

致仕之失

大夫七十而致事謂之得謝美名也漢韋賢薛廣德疏  
廣疏受或縣安車以示子孫賣黃金以侈君賜為榮多  
矣至於龔勝鄭弘輩亦詔策褒表郡縣存問合於三代  
敬老之義本朝尤重之大臣告老必寵以東宮師傅侍  
從耆艾若晁迥孫奭李柬之亦然宣和以前蓋未有既

死而方乞致仕者南度之後故實散亡於是朝奉武翼  
郎以上不以內外高卑率爲此舉其最甚而無理者雖  
宰相輔臣考終於位其家發哀即服降旨聲鐘給賻既  
已閱日方且爲之告廷出命綸書之中不免有親醫藥  
介壽康之語如秦太師万俟卨丞相陳魯公沈必先王時  
亨鄭仲益是已其在外者非易箒屬纊不復有請間于  
百人中有一二焉則知與不知駭惜其死子弟游宦遠  
地往往飲泣不寧謁急奔命故及無事日不敢爲之紹  
興二十九年予爲吏部郎因輪對奏言乞令吏部立法  
自今日以往當得致仕恩澤之人物故者即以告所在

州州上省部然後夷考其平生非有贓私過惡於式有累者輒官其後人若真能陳義引年或辭榮知止者乞厚其節禮以厲風俗賢於率天下爲僞也

太上覽奏欣納曰朕記得此事之廢方四十年當如卿語既下三省諸公多以爲是而首相湯歧公獨難之其議遂寢今不復可正云

### 南班宗室

南班宗室自來只以本官奉朝請自隆興以後始帶官觀使及提舉今嗣濮王永陽恩平安定王以下皆然非制也



省郎稱謂

除省郎者初降旨揮但云除某部郎官蓋以知州資序者當爲郎中不及者爲員外郎及吏部擬告身細銜則始直書之其兼權者初云權某部郎官洎入銜及文書皆曰權員外郎已是它部郎中則曰權郎中至紹興末馮方以館職攝吏部欲爲異則繫銜曰兼權尚書吏部郎官予嘗扣其說馮曰所被省劄只言權郎官故不敢耳予曰省劄中豈有尚書二字乎馮無以對然訖不肯改自後相承効之至今告命及符牒所書亦云權郎官固已甚野至於尚左侍右之名遂入除目皆小吏不諳

熟故事馴以致然書之記注爲不美耳

水衡都尉二事

龔遂爲渤海太守宣帝召之議曹王生願從遂不忍逆  
及引入宮王生從後呼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宜  
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上果問以治  
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悅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  
言而稱之遂曰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上拜遂水衡都尉  
以王生爲丞子謂遂之治郡功效著明宣帝不以爲賞  
而顧悅其佞詞乎宜其起王成膠東之僞也褚先生於  
史記中又載武帝時召北海太守有文學卒史王先生

自請與太守俱太守入宮王先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  
治北海令無盜賊君對曰何哉守曰選擇賢材各任之  
以其能賞異等罰不肖王先生曰是自譽自伐功不可  
也願君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所變化也太  
守如其言武帝大笑曰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安所受  
之對曰受之文學卒史於是以太守爲水衡都尉王先  
生爲丞二事不應相類如此疑即龔遂而褚誤書也

程嬰杵曰

春秋於魯成公八年書晉殺趙同趙括於十年書晉景  
公卒相去二年而史記乃有屠岸賈欲滅趙氏程嬰公

孫杵曰共匿趙孤十五年景公復立趙武之說以年世考之則自同括死後景公又卒厲公立八年而弑悼公立又五年矣其乖妄如是嬰杵曰之事乃戰國俠士刺客所為春秋時風俗無此也元豐中吳處厚以皇嗣未立上書乞立二人廟訪求其墓優加封爵勅令河東路訪尋遺跡得其冢於絳州太平縣詔封嬰為成信侯杵曰為忠智侯廟食於絳後又以為韓厥存趙追封為公三人皆以春秋祠於祚德廟且自晉景公至元豐千六百五十年矣古先聖帝明王之墓尚不可考區區二士豈復有兆域所在乎絳郡以朝命所訪姑指它丘壠為

之詞以塞責耳此事之必不然者也處厚之書進御即  
除將作丞狃於出位陳言以得寵祿遂有訐蔡新州十  
詩之事所獲幾何詒笑無極哀哉

戰國自取亡

秦以關中之地日夜東獵六國百有餘年悉禽滅之雖  
云得地利善爲兵故四世有勝以予考之實六國自有  
以致之也韓燕弱小置不足論彼四國者魏以惠王而  
襄齊以閔王而襄楚以懷王而襄趙以孝成王而襄皆  
本於好兵貪地之故魏承文侯武侯之後表裏山河大  
於三晉諸侯莫能與之爭而惠王數伐韓趙志吞邯鄲

挫敗於齊軍覆子死卒之爲秦所困國日以蹙失河西  
七百里去安邑而都大梁數世不振訖於殄國閔王承  
威宣之後山東之建國莫強焉而狃於伐宋之利南侵  
楚西侵三晉欲并二周爲天子遂爲燕所屠雖賴田單  
之力得復亡城子孫沮氣子子自保終墮秦計束手爲  
虜懷王貪商於六百里受詐張儀失其名都喪其甲士  
不能取償身遭囚辱以死趙以上黨之地代韓受兵利  
令智昏輕用民死同日坑於長平者過四十萬幾於社  
稷爲墟幸不即亡終以不免此四國之君苟爲保境睦  
鄰畏天自守秦雖強大豈能加我哉

臨敵易將

臨敵易將固兵家之所忌然事當審其是非當易而不  
易亦非也秦以白起易王齕而勝趙以王翦易李信而  
滅楚魏公子無忌易晉鄙而勝秦將豈不可易乎燕以  
騎劫易樂毅而敗趙以趙括易廉頗而敗以趙葱易李  
牧而滅魏使人代信陵君將亦滅將豈可易乎

司空表聖詩

東坡稱司空表聖詩文高雅有承平之遺風蓋嘗自列  
其詩之有得於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韻恨當時不識其  
妙又云表聖論其詩以爲得味外味如綠樹連村暗黃

花入麥稀此句最善又棋聲花院閉幡影石壇高吾嘗  
獨入白鶴觀松陰滿地不見一人惟聞碁聲然後知此  
句之工但恨其寒儉有僧態予讀表聖一鳴集有與李  
生論詩一書乃正坡公所言者其餘五言句云人家寒  
食月花影午時天雨微吟足思花落夢無悽坡暖冬生  
笋松涼夏健人川明虹照雨樹密鳥衝人夜短猿悲減  
風和鵲喜靈馬色經寒慘鵬聲帶晚飢客來當意慙花  
發遇歌成七言句云孤嶼池痕春漲滿小攔花韻午晴  
初五更惆悵迴孤枕由自殘燈照落花皆可稱也

漢丞相



漢丞相或終于位或免就國或免爲庶人或致仕或以  
罪死其復召用者但爲光祿大夫或特進優游散秩未  
嘗有除它官者也御史大夫則間爲九卿將軍至東漢  
則大不然始於光武時王梁罷大司空而爲中郎將其  
後三公去位輒復爲大夫列卿如崔烈歷司徒太尉之  
後乃爲城門校尉其體貌大臣之禮亦衰矣

冊禮不講

唐封拜后妃王公及贈官皆行冊禮文宗大和四年以  
裴度守司徒平章重事度上表辭冊命其言云臣此官  
已三度受冊有覲面目從之然則唐世以爲常儀辭者

蓋鮮唯國朝以此禮爲重自皇后太子之外雖王公之  
貴率一章乞免即止典禮益以不講良爲可惜

容齋隨筆卷第十

卷之十

通鑑紀事本末

漢書

卷之十

漢書

卷之十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漢書

容齋隨筆卷第十一 十六則

將帥貪功

以功名為心貪軍旅之寄此自將帥習氣雖古來賢卿大夫未有能知止自斂者也廉頗既老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可用致困郭開之口終不得召漢武帝大擊匈奴李廣數自請行上以為老不許良久乃許之卒有東道失軍之罪宣帝時先零羌反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曰亡踰於老臣者矣即馳至金城圖上方略雖全師制勝而禍及其子邛光武時五溪蠻夷畔馬援請行帝愍其老未許援自請曰臣尚

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  
矍鑠哉是翁也遂用為將果有壺頭之厄李靖為相以  
足疾就第會吐谷渾寇邊即往見房喬曰吾雖老尚堪  
一行既平其國而有高甌生誣罔之事幾於不免太宗  
將伐遼召入謂曰高麗未服公亦有意乎對曰今疾雖  
衰陛下誠不弃病且瘳矣帝憫其老不許郭子儀年八  
十餘猶為關內副元帥朔方河中節度不求退身竟為  
德宗冊罷此諸公皆人傑也猶不免此況其下者乎

### 漢二帝治盜

漢武帝末年盜賊滋起大羣至數千人小羣以百數上

使使者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  
萬餘級於是作沈命法曰羣盜起不發覺覺而弗捕滿  
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  
有盜弗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不言故盜賊  
寢多上下相爲匿以避文法焉光武時羣盜處處並起  
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  
其罪吏雖逗留回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爲效其  
牧守令長坐界內有盜賊而不收捕者及以畏慙捐城  
委守者皆不以爲負但取獲賊多少爲殿最唯蔽匿者  
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此二事均爲治盜而

武帝之嚴不若光武之寬其効可睹也

### 漢唐封禪

漢光武建武三十年車駕東巡羣臣上言即位三十年  
宜封禪泰山詔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  
欺天平何事汗七十二代之編錄若郡縣遠遣吏上壽  
盛稱虛美必髡令屯田從此羣臣不敢復言後二年上  
齋夜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感此文乃  
詔梁松等案索河雒讖文言九世封禪事者遂奏三十  
六事於是求武帝元封故事以三月行封禪禮唐太宗  
正觀五年羣臣以四夷咸服表請封禪詔不許六年復

請上曰卿輩皆以封禪爲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  
又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乎昔秦始皇封禪而  
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之賢不及始皇邪且事  
天掃地而祭何必登泰山之顛封數尺之土然後可以  
展其誠敬乎已而欲從其請魏鄭公獨以爲不可發六  
難以爭之至以謂崇虛名而受實害會河南北大水遂  
寢十年復使房喬裁定其禮將以十六年二月有事于  
泰山會星孛太微而罷予謂二帝皆不世出盛德之主  
灼知封禪之非形諸詔告可謂著明然不能幾時自爲  
翻覆光武惑於讖記太宗好大喜名以今觀之蓋所以



累善政耳

漢封禪記

應劭漢官儀載馬第伯封禪儀記正紀建武東封事每稱天子為國家其叙山勢峭嶮登陟勞困之狀極工予喜誦之其略云是朝上山騎行往往道峻峭下騎步牽馬乍步乍騎且相半至中觀留馬仰望天關如從谷底仰觀抗峯其為高也如視浮雲其峻也石壁宵窳如無道徑遙望其人端如行朽兀或為白石或雪久之白者移過樹乃知是人也殊不可上四布僵卧石上亦賴齋酒脯處處有泉水復勉強相將行到天關自以已至也

問道中人言尚十餘里其道旁山脅仰視巖石松樹鬱鬱蒼蒼若在雲中俛視谿谷碌碌不可見丈尺直上七里賴其羊腸逶迤名曰環道往往有繩索可得而登也兩從者扶挾前人相牽後人見前人履厖前人見後人頂如畫初上此道行十餘步一休稍疲咽脣焦五六步一休牒牒頓地不避暗濕前有燥地目視而兩腳不隨又云封畢詔百官以次下國家隨後道迫小步從匍匐邪上起近炬火止亦駱驛步從觸擊大石石聲正謹但謹石無相應和者腸不能已口不能默明日太醫令問起居國家云昨上下山欲行迫前人欲休則後人所

蹈道峻危險國家不勞又去東山名曰日觀鷄一鳴時  
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  
會稽周觀者望見齊凡記文之工悉如此而未嘗見稱  
於昔賢秦吳周三觀亦無曾用之者今應劭書脫略唯  
劉昭補注東漢志僅有之亦非全篇也

楊虞卿

劉禹錫有寄毗陵楊給事詩云曾主魚書輕刺史今朝  
自請左魚來青雲直上無多地却要斜飛取勢回以其  
時考之蓋楊虞卿也案唐文宗大和七年以李德裕為  
相與之論朋黨事時給事中楊虞卿蕭澣中書舍人張

元夫依附權要上千執政下撓有司上聞而惡之於是  
出虞卿爲常州刺史澣爲鄭州刺史元夫爲汝州刺史  
皆李宗閔客也它日上復言及朋黨宗閔曰臣素知之  
故虞卿輩臣皆不與美官德裕曰給事中中書舍人非  
美官而何宗閔失色然則虞卿之刺毗陵乃爲朝廷所  
逐耳禹錫猶以爲自請詩人之言渠可信哉

### 屯蒙二卦

屯蒙二卦皆二陽而四陰屯以六二乘初九之剛蒙以  
六三乘九二之剛而屯之爻曰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蒙之爻曰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其正邪不同如此

者蓋屯二居中得正不爲初剛所誘而上從九五所以爲貞蒙三不中不正見九二之陽悅而下從之而舍上九之正應所以勿用士之守身居世而擇所從所處尚監茲哉

漢誹謗法

漢宣帝詔羣臣議武帝廟樂夏侯勝曰武帝竭民財力奢泰士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赤地數千里亡德澤於民不宜爲立廟樂於是丞相御史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遂下獄繫再更冬會赦乃得免章帝時孔僖崔駰遊太學相與論武帝始爲天子崇信聖道及後恣

已忘其前善爲鄰房生告其誹謗先帝刺譏當世下吏  
受訐僖以書自訟乃勿問元帝時賈捐之論珠崖事曰  
武帝籍兵厲馬攘服夷狄天下斷獄萬數寇賊並起軍  
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障孤兒號  
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  
故也考三人所指武帝之失捐之言最切而三帝或罪  
或否豈非夏侯非議詔書僖駟誹謗皆漢法所禁如捐  
之直指其事則在所不問乎

誼向觸諱

賈誼上疏文帝曰生爲明帝沒爲明神使顧成之廟稱

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  
蒙業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又云萬年之後  
傳之老母弱子此既於生時談死事至云傳之老母則  
是言其當終於太后之前又目其嗣爲愚幼不肖可謂  
指斥而帝不以爲過誼不以爲疑劉向上書成帝諫王  
氏事曰王氏與劉氏且不並立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  
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皂隸縱不爲身奈宗廟何  
又云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此乃於國存時說亡語  
而帝不以爲過向不以爲疑至乞援近宗室幾於自售  
亦不以爲嫌也兩人皆出於忠精至誠故盡言觸忌諱

而不自覺文帝隆寬待下聖德固爾而成帝亦能容之  
後世難及也

小貞大貞

人君居尊位倒持太阿政令有所不行德澤有所不下  
身爲寄坐受人指麾危亡之形且立至矣故易有屯其  
膏小貞吉大貞凶之戒謂當以漸而正之說者多引魯  
昭公高貴鄉公爲比子謂此自係一時國家之隆替君  
身之禍福蓋有剛決而得志隱忍而危亡者不可一槩  
論也漢宣帝之誅霍禹和帝之誅竇憲威宗之誅梁冀  
魏孝莊之誅爾朱榮剛決而得志者也魯昭公之討季



氏齊簡公之謀田常高貴鄉公之討司馬昭晉元帝之  
征王敦唐文宗之謀宦者潞王之徙石敬瑭漢隱帝之  
殺郭威剛決而失者也若齊鬱林王知鸞之異志欲取  
之而不能漢獻帝知曹操之不臣欲圖之而不果唐昭  
宗知朱溫之必篡欲殺之而不克皆翻以及亡雖欲小  
正之豈可得也

唐詩戲語

士人於棋酒間好稱引戲語以助譚笑大抵皆唐人詩  
後生多不知所從出漫識所記憶者於此公道世間惟  
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杜牧送隱者詩也因過竹院逢

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閑李涉詩也只恐爲僧僧不了爲  
僧得了盡輸僧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絨口過殘春杜  
荀鶴詩也數聲風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鄭谷詩  
也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愁勸君不用分明  
語語得分明出轉難自家飛絮猶無定爭解垂絲絆路  
人明年更有新條在撓亂春風卒未休采得百花成蜜  
後不知辛苦爲誰甜羅隱詩也高駢在西川築城禦蠻  
朝廷疑之徙鎮荆南作風箏詩以見意曰昨夜箏聲響  
碧空官商信任往來風依稀似曲才堪聽又被吹將別  
調中今人亦好引此句也

何進高叡

東漢末何進將誅宦官白皇太后悉罷中常侍小黃門使還里舍張讓子婦太后之妹也讓向子婦叩頭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唯受恩累世今當遠離宮殿願復一入直得暫奉望太后顏色死不恨矣子婦爲言之乃詔諸常侍皆復入直不數日進乃爲讓所殺董卓隨以兵至讓等雖死漢室亦亡北齊和士開在武成帝世姦蠹敗國及後主嗣立宰相高叡與婁定遠白胡太后出士開爲兗州刺史后欲留士開過百日叡守之以死苦言之士開載美女珠簾賂定遠曰蒙王力用爲

方伯今當遠出願得一辭覲二宮定遠許之士開由是  
得見太后及帝進說曰臣出之後必有大變今已得入  
復何所慮於是出定遠爲青州而殺叡後二年士開雖  
死齊室亦亡嗚呼姦佞之難去久矣何進高叡不惜隕  
身破家爲漢齊社稷計而張護士開以談笑一言變如  
反掌忠良受禍宗廟爲墟乃知背脊癩疽決之不可不  
速虎狼在筭養之則自貽害可不戒哉

南鄉掾史

金石刻有晉南鄉太守司馬整碑其陰刻掾史以下姓  
名合三百五十一議曹祭酒十一人掾二十九人諸曹

掾史書佐循行幹百三十一人從掾位者九十六人從  
史位者三十一人部曲督將三十六人其冗如此以晉  
史考之南鄉本南陽西界魏武平荊州始分爲郡至晉  
秦始中所管八縣才二萬戶耳而掾史若是之多掾史  
既然吏士又可知矣民力安得不困哉整乃宗室安平  
王孚之孫也

漢景帝忍殺

漢景帝恭儉愛民上繼文帝故亦稱爲賢君考其天資  
則刻戾忍殺之人耳自在東宮時因博戲殺吳太子以  
起老渾之怨即位之後不思罪己一旦於三郡中而削

其二以速兵端正信用晁錯付以國事及爰盎之說行但請斬錯而已帝令有司劾錯以大逆遂父母妻子同產皆弃市七國之役下詔以深入多殺爲功比三百石以上皆殺無有所置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周亞夫以功爲丞相坐爭封匈奴降將事病免心惡之賜食不置箸叱之使起昧於敬禮大臣之義卒以非罪置之死悲哉光武遣馮異征赤眉敕之曰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鬪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史士念自修敕無爲郡縣所苦光武此言視景帝詔書爲不侔矣

燕昭漢光武之明

樂毅爲燕破齊或讒之昭王曰齊不下者兩城耳非其力不能拔欲久仗兵威以服齊人南面而王耳昭王斬言者遣使立毅爲齊王毅惶恐不受以死自誓馮異定關中自以久在外不自安人有章言異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爲咸陽王光武以章示異異上書謝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及異破隗躡諸將欲分其功璽書誚大司馬以下稱異功若丘山今人咸知毅異之爲名將然非二君之明必困讒口矣田單復齊國信陵君敗秦兵陳湯誅郅支盧植破黃巾

鄧艾平蜀王濬平吳謝安卻符堅慕容垂挫桓溫史萬  
歲破突厥李靖滅吐谷渾郭子儀李光弼中興唐室李  
晟復京師皆有大功於社稷率為諸人所甚或至殺身  
區區庸主不足責唐太宗亦未能免營營青蠅亦可畏哉

周南召南

毛詩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  
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  
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据文義周公召  
公二公字皆合為南字則與上下文相應蓋簡策誤耳  
王者之風恐不當繫之周公而先王之所以教又與召



公自不相涉也

易中爻

易繫辭云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中爻者謂二三四及三四五也如坤坎為師而六五之爻曰長子帥師以正應九二而言蓋指二至四為震也坤艮為謙而初六之爻曰用涉大川蓋自是而上則六二九三六四為坎也歸妹之六五曰帝乙歸妹以下配九二而言蓋指震也而泰之六五亦曰帝乙歸妹固亦下配九二而九三六四六五蓋震體云它皆類此

容齋隨筆卷第十一

容齋隨筆卷第十二

易書

古堂

易書

鞠山文庫

利涉大川

易卦辭稱利涉大川者七不利涉者一爻辭稱利涉者二用涉者一不可涉者一需訟未濟指坎體而言益中孚指巽體而言渙指坎巽而言蓋坎為水有大川之象而巽為木木可為舟楫以濟川故益之彖曰木道乃行中孚之彖曰乘木舟虛渙之彖曰乘木有功又舟楫之利實取諸渙正合二體以取象也謙蠱則中爻有坎同人大畜則中爻有巽頤之反對大過方有巽體五去之遠所以言不可涉上則變而之對卦故利涉去

光武弃馮衍

漢室中興固皆光武之功然更始既即天子位光武受其爵秩北面為臣矣及平王郎定河北詔令罷兵辭不受召於是始貳焉更始方困於赤眉而光武殺其將謝躬苗曾取洛陽下河東翻為腹心之疾後世以成敗論人故不復議子謂光武知更始不材必敗大業逆取順守尚為有辭彼鮑永馮衍始堅守并州不肯降下聞更始已亡乃罷兵來歸曰誠慙以其眾幸富貴其忠義之節凜然可稱光武不能顯而用之聞其言而不悅永後以它立功見用而衍終身擯斥羣臣亦無為之言者吁

可歎哉

恭顯議蕭望之

弘恭石顯議置蕭望之於牢獄漢元帝知其不肯就吏而訖可其奏望之果自殺帝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乃已王氏五侯奢僭成帝內銜之一旦赫怒詔尚書奏誅薄昭故事然特欲恐之實無意誅也竇憲恃宮掖聲勢奪公主園章帝切責有孤雛腐鼠之比然竟不繩其罪三君之失政前史固深譏之矣司馬公謂元帝始疑望之不肯就獄恭顯以爲必無憂其欺旣明終不能治可謂易欺而難寤也予謂師傅大臣進退罪否

人主當決之於心何爲謀及官者且望之先時已嘗下  
廷尉矣使其甘於再辱忍恥對吏將遂以恭顯之議爲  
是耶望之死與不死不必論也成帝委政外家先漢顛  
覆章帝仁柔無斷後漢遂衰皆無足責

鼂錯張湯

鼂錯爲內史言事輒聽幸傾九卿及爲御史大夫權任  
出丞相右張湯爲御史每朝奏事國家用日盱丞相取  
充位天下事皆決湯蕭望之爲御史意輕丞相遇之無  
禮三人者賢否雖不同然均爲非誼各以它事至死抑  
有以致之邪

逸詩書

逸書逸詩雖篇名或存既亡其辭則其義不復可考而  
孔安國注尚書杜預注左傳必欲強爲之說書汨作注  
云言其治民之功咎單作明居注云咎單主土地之官  
作明居民法左傳國子賦轡之柔矣注云義取寬政以  
安諸侯若柔轡之御剛馬如此之類子頃教授福州日  
林之竒少穎爲書學諭講帝釐下土數語曰知之爲知  
之堯典舜典之所以可言也不知爲不知九共橐飭略  
之可也其說最純明可喜林君有書解行於世而不載  
此語故爲表出之

刑罰四卦

易六十四卦而以刑罰之事著於犬象者凡四焉噬嗑  
曰先王以明罰勅法豐曰君子以折獄致刑賁曰君子  
以明庶政無敢折獄旅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噬嗑旅上卦為離豐賁下卦為離離明也聖人知刑獄  
為人司命故設卦觀象必以文明為主而後世付之文  
法俗吏何邪

巽為魚

易中所言魚皆指巽也姤卦巽下乾上故九二有魚九  
四無魚井內卦為巽故二有射鮒之象中孚外卦為巽

故曰豚魚吉剝卦五陰而一陽方一陰自下生變乾爲始其下三爻乃巽體也二陰生而爲遯則六二九三九四乃巽體三陰生而爲否則六三九四九五乃巽體四陰生而爲觀則上三爻乃巽體至五陰爲剝則巽始亡故六五之爻辭曰貫魚蓋指下四爻皆從巽來如魚駢頭而貫也或曰說卦不言巽爲魚今何以知之曰以類而知之說卦所不該者多矣如長子長女中女少女見於震巽離兌中而坎艮之下不言爲中男爲少男之類它可推也

三省長官



中書尚書令在西漢時爲少府官屬與大官湯官上林諸令品秩略等侍中但爲加官在東漢亦屬少府而秩稍增尚書令爲千石然銅印墨綬雖居幾要而去公卿甚遠至或出爲縣令魏晉以來浸以華重唐初遂爲三省長官居眞宰相之任猶列三品大曆中乃升正二品入國朝其位益尊叙班至在太師之上然只以爲親王及使相兼官無單拜者見任宰相帶侍中者才五人范魯公質趙韓王普丁晉公謂馮魏公拯韓魏王琦尚書令又最貴除宗王外不以假人趙韓王韓魏王始贈眞令韓公官止司徒及贈尚令乃詔自今更不加贈蓋不

欲以三師之官釐其稱也政和初蔡京改侍中中書令為左輔右弼而不置尚書令以為

太宗皇帝曾任此官殊不知乃唐之太宗為之故郭子儀不敢拜非本朝也

王珪李靖

杜子美送重表姪王評事詩云我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爾祖未顯時歸為尚書婦隋朝大業末房杜俱交友長者來在門荒年自餬口家貧無供給客位但箕帚俄頃羞頗珍寂寥人散後云云上云天下亂宜與英俊厚向竊窺數公經綸亦俱有次問最少年虬髯十八九子

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下云風雲合龍虎一吟吼願展  
丈夫雄得辭兒女醜秦王時在坐真氣驚戶牖及乎正  
觀初尚書踐台斗夫人常肩輿上殿稱萬壽至尊均嫂  
叔盛事垂不朽觀此詩疑指王珪珪相唐太宗贈禮部  
尚書然細考其事大不與史合蔡條詩話引唐書列女  
傳云珪母盧氏識房杜必貴質之此詩則珪母乃杜氏  
也桐江詩話云不特不姓盧乃珪之妻非母也予案唐  
列女傳元無此事珪傳末只云始隱居時與房玄齡杜  
如晦善二人過其家母李窺之知其必貴蔡說妄云有  
傳又誤以李為盧皆不足辨但唐高祖在位日太子建

成與秦王不睦以權相傾珪為太子中允說建成曰秦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殿下但以長年位居東宮無大功以鎮服海內今劉黑闥散亡之餘宜自擊之以取功名建成乃請行其後楊文幹之事起高祖責以兄弟不睦歸罪珪等而流之太宗即位乃召還任用久之宴近臣於丹霄殿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昔為仇讎不謂今日得同此宴上曰珪徵盡心所事我故用之然則珪與太宗非素交明矣唐書載李氏事亦采之小說恐未必然而杜公稱其祖姑事不應不實且太宗時宰相別無姓王者真不可曉也又有杜光庭虬鬚客傳云隋煬帝

幸江都命楊素留守西京李靖以布衣往謁竊其一妓  
道遇異人與俱至太原因劉文靜以見州將之子言其  
真英主傾家資與靖使助創業之舉即太宗也按史載  
唐公擊突厥靖察有非常志自囚上急變後高祖定京  
師將斬之而止必無先識太宗之事且煬帝在江都時  
楊素死已十餘年矣此一傳大抵皆妄云

虎夔藩

黃魯直宿舒州太湖觀音院詩云汲烹寒泉窟伐燭古  
松根相戒莫浪出月黑虎夔藩夔字甚新其意蓋言抵  
觸之義而莫究所出惟杜工部課伐木詩序云課隸人

入谷斬陰木晨征暮返我有藩籬是缺是補旅次于小  
安山有虎知禁若恃爪牙之利必昏黑撞突夔人屋壁  
列樹白桃饑焉墻實以竹示式過為與虎近混淪乎無  
良賓客其詩句有云藉汝跨小籬乳獸待人肉虎穴連  
里閭父客懼所觸乃知魯直用此序中語然杜公在夔  
府所作詩所謂夔人者述其土俗耳本無抵觸之義魯  
直蓋誤用之又寺齋睡起絕句云人言九事八為律儻  
有江船吾欲東按主父偃傳上書言九事其八事為律  
令一事諫伐匈奴謂八事為律今而言則為字當作去  
聲讀今魯直似以為平聲恐亦誤也

曹操用人

曹操為漢鬼域君子所不道然知人善任使實後世之所難及荀彧荀攸郭嘉皆腹心謀臣共濟大事無待贊說其餘智效一官權分一郡無小無大卓然皆稱其職恐關中諸將為害則屬司隸校尉鍾繇以西事而馬騰韓遂遣子入侍當天下一亂離諸軍乏食則以棗祗任峻建立屯田而軍國饒裕遂芟群雄欲復鹽官之利則使衛覬鎮撫關中而諸將服河東未定以杜畿為太守而衛固范先束手禽戮并州初平以梁習為刺史而邊境肅清揚州陷於孫權獨有九江一郡付之劉馥而恩化

大行馮翊困於酈盜付之鄭渾而民安寇滅代郡三單  
于恃力驕恣裴潛單車之郡而單于讐服方得漢中命  
杜襲督留事而百姓自樂出徙於洛鄴者至八萬口方  
得馬超之兵聞當發徙驚駭欲變命趙儼為護軍而相  
率還降致於東方者亦二萬口凡此十者其為利豈不  
大哉張遼走孫權於合肥郭淮拒蜀軍於陽平徐晃却  
關羽於樊皆以少制衆分方面憂操無敵於建安之時  
非幸也

漢士擇所從

漢自中平黃巾之亂天下震擾士大夫莫不擇所從以



爲全身遠害之計然非豪傑不能也荀彧少時以潁川  
四戰之地勸父老亟避之鄉人多懷土不能去彧獨率  
宗族往冀州袁紹待以上賓之禮彧度紹終不能定大  
業去而從曹操其鄉人留者多爲賊所殺袁紹遣使迎  
汝南士大夫和洽獨往荊州劉表以上客待之洽曰所  
以不從本初避爭地也昏世之主不可黷近久而不去  
讒慝將興遂南之武陵其留者多爲表所害曹操牧兗  
州陳留太守張邈與之親友郡士高柔獨以爲邈必乘  
間爲變率鄉人欲避之衆皆以曹張相親不然其言柔  
舉宗適河北邈果叛操郭嘉初見袁紹謂其謀臣辛評

等曰智者審於量主袁公多端寡要好謀無決難與共  
濟大難吾將更舉以求主子盍去乎評等曰袁氏今最  
強去將何之嘉不復言遂去依曹操操召見與論天下  
事出曰真吾主也杜襲趙儼繁欽避亂荊州欽數見奇  
於表襲曰所以俱來者欲全身以待時耳子若見能不  
已非吾徒也及天子都許儼曰曹鎮東必能濟華夏吾  
知歸矣遂詣操河間邢顒在無終聞操定冀州謂田疇  
曰聞曹公法令嚴民厭亂矣亂極則平請以身先遂裝  
還鄉里疇曰顒天民之先覺者也孫策定丹陽呂範請  
暫領都督策曰子衡已有大衆豈宜復屈小職範曰今

捨本土而託將軍者欲濟世務也譬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敗此亦範計非但將軍也策從之周瑜聞策聲問便推結分好及策卒權立瑜謂權可與共成大業遂委心服事焉諸葛亮在襄陽劉表不能起一見劉備事之不疑此諸人識見如是安得困於亂世哉

### 劉公榮

王戎詣阮籍時兖州刺史劉昶字公榮在坐阮謂王曰偶有二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人交觴酬酢公榮遂不得一杯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或有問之者阮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榮者不

可不與飲酒唯公榮可不與飲酒此事見戎傳而世說  
爲詳又一事云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答  
曰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  
是公榮輩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醉二者稍  
不同公榮待客如是費酒多矣顧不蒙一杯於人乎東  
坡詩云未許低頭拜東野徒言共飲勝公榮盖用前事  
也

### 元豐官制

元豐官制初成欲以司馬公爲御史大夫又將俟建儲  
時以公及呂申公爲保傅元祐初起文潞公於旣老議

處以侍中中書令爲言者所攻乃改平章軍國重事自後習以爲制不復除此等官以謂前無故事其實不然也紹興二十五年

中批右正言張扶除太常卿執政言自來太常不置卿遂改宗正復言之乃以爲國子祭酒近歲除莫濟祕書監濟辭避累日然後就職已而李燾陳騭鄭丙皆爲之均曰職事官何不可除之有

### 耳餘袁劉

張耳陳餘少時爲刎頸交其後爭權相與致死地而不厭蓋勢利之極其究必然韓馥舉冀州以迎袁紹而終以懼死劉璋開門延劉備坐失益州翟讓提兵授李密

而舉族不免爾朱兆以六鎮之衆付高歡而卒斃於歡  
手紹密歡忘其所自不足深責孰謂玄德之長者而忍  
爲此邪

周漢存國

周之初諸侯千八百國至王赧之亡所存者才八國耳  
七戰國與衛也然趙韓魏分晉而立齊田氏代姜而興  
其有土各不及二百年俱非舊邦秦始皇乃呂氏子楚  
幽王乃黃氏子所謂羸辛之先當不歆非類然則惟燕  
衛二姬姓存而衛至胡亥世乃絕若以爲召公康叔之  
德則周公豈不及乎漢列侯八百餘人及光武而存者

平陽建平富平三侯耳建平以先降梁王永奪國平陽  
為曹參之後富平為張安世之後參猶有創業之功若  
安世則湯子也史稱其推賢揚善固宜有後然輕重其  
心殺人亦多矣獨無餘殃乎漢侯之在王莽朝皆不奪  
國光武乃但許宗室復故餘皆除之雖鄴侯亦不紹封  
不知曹張兩侯何以能獨全也

曹操殺楊脩

曹操殺楊脩之後見其父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  
無日碑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為之改容古  
文苑載操與彪書數脩之罪以為恃豪父之勢每不與

吾同懷將延足下尊門大累便令刑之且贈彪錦裘二  
領八節角桃杖一枝青犢牛二頭八百里驊騮馬一匹  
四望通憶七香車一乘驅使二人又遺其妻袁鞞有心  
青衣二人錢絹甚厚卞夫人亦與袁夫人書云賢郎有  
蓋世文才闔門欽敬明公性急輒行軍法以衣服文絹  
房子官錦香車送之彪及袁夫人皆答書引愆致謝是  
時漢室將亡政在曹氏袁公四世宰相為漢宗臣固操  
之所忌彪之不死其手幸矣嗚呼危哉

古人重國體

古人為邦以國體為急初無小大強弱之異也其所以



自待及以之待人亦莫不然故執言脩辭非賢大夫不能盡楚申舟不假道于宋而聘齊宋華元止之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及楚子圍宋既急猶曰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鄭三卿爲盜所殺餘盜在宋鄭人納賂以請之師慧曰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宋無人焉故也子罕聞之固請而歸其賂晉韓宣子有環在鄭商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爲鄙邑則失位矣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爲也晉合諸侯于平丘子產爭貢賦之次子

大叔咎之子產曰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鄭駟偃娶于  
晉偃卒鄭人舍其子而立其弟晉人來問子產對客曰  
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卽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  
之縣鄙也何國之爲楚囚鄭印薰父獻于秦鄭以貨請  
之子產曰不獲受楚之功而取貨于鄭不可謂國秦不  
其然若曰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弗  
從秦人不子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讀此數事知春秋  
列國各數百年其必有道矣

容齋隨筆卷第十三

依國各幾百平其必亦而矣

出奉入不千更帶與千盡而對對之難也幾年吹香幾

其然若曰漁國幾幾之重其明其節其節其節其節其節

之于盡曰不盡受盡之內而和力千積不也而國秦不

之編編以所國之幾幾因幾幾其父幾幾其幾幾其幾

其其其其二三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皆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大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